

中國風雨

著 娜安賈 德修白·美
譯 納 端 沛 以



行刊社版出益華

中 國 暴 風 雨

美·白修德 賈安娜

以沛 端納 譯

羣益出版社 刊行

• 1949 •

• 中國暴風雨 •

刊行者：

著者 白修德 賈安娜

譯者 以沛 端納

發行人 吉 少 甫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六月

基本定價 八 51140 元

印刷者 協興印刷所

羣益出版社

上海(○區)武昌路四七六號

有版權 • 滬 1 (0001—3000)

目錄

史諾序·····	(一六)
致讀者·····	(一二)
序 言·····	(一六)
苦難的中國和鬥爭的中國·····	(一三)
一 重慶——風雲際會的焦點·····	(一)
二 百分之八十的農民·····	(一九)
三 國民黨的抬頭·····	(三)
四 日本動手太遲了·····	(四)
五 外戰中的內戰·····	(七)
六 珍珠港事件以後·····	(八)
七 如此「訓政」政府·····	(九)
八 人民擁護蔣介石嗎？·····	(一〇)

一方面，美國的援助，祇是美國的援助加上了對日的勝利，才使歐洲的列強能够恢復它們對東方殖民地中的五萬萬褐色人種的廣泛的統治，對於這些人種，四大自由並不會適用到。

在我們想維持原狀，想維持一個顯然地已經成爲「活着的化石」的社會秩序的企圖中，最顯著的例子要算是作爲一個盟國的美國對於中國內政的橫加干涉了。在中國，我們以全力來支持一個與我們這次戰爭的軍事政治的目的毫不相符的政權——一個完全獨裁的政權；在它二十年的歷史中，人民連選擇一個地方上的官吏的權利都被剝奪；而這個政權，我們知道，在軍事上無能，在政治上腐敗，在道德上無從辯護。我們以武器，以金錢，以裝備來重新扶持起那些掌權的家族，而對於由非共產黨或是共產黨所組成的人民團體則從不給與絲毫具體的援助。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團體，曾經要求過對這次戰爭的勝利有重大貢獻的許多改革。可是在中國，正如在亞洲的其他各地一樣，一些反對份子，利用鬥爭本身所造成的環境，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力量，這完全是我們無法管束得到的事；他們從日本軍隊中奪獲大宗武器，得以組織起廣大的羣衆。而這一次，假如沒有美國的干涉，在中國的現狀也是絕對逃不過歷史的偉大的試驗的。

一部精湛的報告文學

這些就是「中國暴風雨」這本書所洩露出來的與一般報導迥然不同的事態真相；這本書是一部精湛的報告文學，也可以說是一部東亞戰爭史略。白修德和賈安娜是有能力的視察者，具有超過他們年

齡的成熟的政治修養；他們曾經目擊好多事件的發展，而以亞洲革命爲廣闊而複雜的背景，把這許多事件歸納，並列在一個焦點加以透視。他們的這本書不僅是一本評述戰爭的書；在他們的眼中，美國之擊敗日本不過是瀾漫在一塊整個的大陸上的正在繼續中的求解放戰爭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在這塊大陸上，人類「依然在想從他們的飢饉與受難的過去中掙脫出來。」

日本給我們的教訓

珍珠港事件的起源，可以回溯到日本反革命的勝利，作者認爲那反革命的對象也就是那目前瀾漫在亞洲的要求改變的同一的勢力。因爲民主的動力在那裏受到了鎮壓，日本的古老的封建勢力圈便得以動員一切新的生產工具來作侵略的戰爭。同樣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目前存在於中國，「而我們自己將來的安全則與我們對這些勢力的認識與理解有密切的關係。」美國在中國的許多統帥之中，祇有史迪威將軍懂得「要爭取勝利與和平唯有採取有效的手段來使人民的力量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一點，他認爲是亞洲戰爭的比較重要的意旨。

蔣介石悲劇的故事

蔣介石，視史迪威與中國共產黨爲比日本軍閥更危險的敵人，不能理解那創造出他自己的革命。在他的眼中，革命祇是一個必須予以粉碎的可怕與可怖的事物」。因此，中國戰爭的故事遂變成了「

蔣介石悲劇底故事」。

「他所領導的人民本能地感覺到這次對日戰爭即是對那年代悠久的苦難底整個腐朽了的組織的戰爭。當蔣介石一方面想打日本，另一方面却又想保存那古舊的組織，他不僅無法打敗日本，甚至沒有力量來保持自己的權位。他的歷史性的仇人，共產黨，從八萬五千人的軍隊增長為百萬人的軍隊，從一百五十萬農民的統治者轉變成九千萬人民的主人。共產黨並不會使用什麼魔術；他們祇不過知道人民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

理解中國的道路

書中雖然也有如上的率直的判斷，但並沒有說教的條文，它提供給我們的是逐步增長的真理，與由許多不可吹破的事實鋪積起來的理解中國的道路。利用許多剴切的經濟，社會、政治與軍事的事實，兩位作者告訴了我們珍珠港事件前後的中日戰爭，以及這戰爭是怎樣地在打，怎樣地不在打；告訴我們農民們怎樣地組成軍隊，供養軍隊，以及怎樣地成千成萬的死亡（他們大多數是死於飢饉與疏忽，而不是死於戰場）；告訴我們關於蔣介石以及掌握統治大權的宋氏，孔氏，陳氏三大家族和他們的黨羽們；告訴我們一些好人與壞人，以及我們在這兩種人羣中的影響；告訴我們為什麼美國最後終於在不安定的平衡之下，幫助保存那邪惡的榨取與人類墮落的壞制度，對於這個制度，中國人民以全力反抗正如他們反抗日本壓迫的重力。

拆穿了美國陰謀

對於許多讀者，「中國暴風雨」將描寫出關於史迪威事件與違反史迪威政策的赫爾利底悲喜劇的第一幅明晰與緊湊完整的畫面。在這本書中，同時也描述到，解釋到那一般人不大明瞭的時期，當赫爾利干涉中國東部的游擊隊，恢復蔣介石在那地區內的實際勢力，因此「使美國的陸軍與國民黨發生直接的連繫來共同對付共產黨，」這種局勢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海軍陸戰隊還極力地加以維護。關於這個決斷，兩位作者非常正確地特意提出那鐵的事實，「在千百萬中國人民的眼中，中國目前的內戰是由美國所造成的，」以及馬歇爾將軍的工作的「無可比喻的複雜性」，馬歇爾將軍之被派往中國是想清理那被不幸的赫爾利棄於破產的境地中的我們的對華政策。

根據他們自己的看法，白修德與賈安娜的結論是：假如我們不改正領我們走入今日窮途中的錯誤，馬歇爾的使命是無法完成的。簡略地，他們主張：（一）我們與蘇聯會商並且議定一個撤兵中國的共同政策；（二）放棄單獨調解的政策，擴大我們的努力使蘇聯也與我們合作，根據莫斯科會議宣言，要求中國獨立一個容納各黨派的，代表人民的，改組的政府；（三）在蔣介石停止軍事攻勢與採取結束他的獨裁政權的具體步驟以前，停止一切對蔣援助；（四）在代表人民的政府一旦替代了目前的政權以後，毫無吝惜地給中國以經濟上的援助。

我舉雙手推薦這本書

每月新書俱樂部之介紹這本「中國暴風雨」給它的百萬會員，實在可以說是做了一件值得誇揚的服務大眾的工作。這本書不僅在事實上是又正確，又可靠，依正當的次序與輕重比例來處理各個事件的一本歷史，並且是一本最值得一讀的戰爭書籍。兩位作者以成熟精練的技巧來處理這個故事，並且以如此老練，簡潔、平易而流利的文體來敘述它，以致讀來毫不費力，好像看一部電影一樣。雖然兩位作者在實習時期中曾經作過「時代」與「生活」雜誌的特派員，但是他們却終了懂得了怎樣好好地寫作。

由於作者具有優秀的洞察力，懂得怎麼樣去選擇重要的材料，這本書因之便具備了真正的寬度與深度，並且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廣闊的範圍。沒有一個字是浪費了的，現實與歷史的完整性，性格與因果的協調，事故對企圖的撞擊，以及內在的與外在的相互作用，都在熟練的組織觀念之下完成了。這是一本新型的戰時記者的書，有詳盡的歷史背景，正確的細節；尤其使讀者有清新之感的，便是作者在這空前顛覆的社會動力之前，自動地磨鍊了作者自己。

致讀者

本書是兩個人的產品，書中各章，差不多都是作者兩人最密切的合作的結果。有的時候，書中事件只有我們之中一個人在場觀察，在這種情形之下，有幾章里的少數第一人稱，是指白修德。

對於協助我們校讀，編訂和準備原稿出版事宜的許多人，我們謹致謝意。其中幫忙最多的，是J·倍爾頓，R·瑪科爾，M·賽丁，N·萍恩，C·懷德穆爾，G·懷德等諸君，他們在剔除本書的錯誤方面，出力甚大。自然，本書中依然容有錯誤之處，以及這裏發表的結論和意見，就都是作者的責任了。

我們又願對時代雜誌公司致謝，因為該公司答應我們摘引一部份材料和電訊，這些材料和電訊，是我們過去以該雜誌記者身份寄給他們的。當然，本書的意見和結論，是本書作者二人的意見和結論，並不反映着時代雜誌公司的政策或意見。合衆社允許我們引用其宣佈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第一號電訊，我們也表示感謝。

白修德，賈安娜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序 言

這次大戰結束時，並沒有所謂最後的一槍，沒有背城的一戰，也沒有和戰之間分水嶺似的最後一天。散佈在地球之上的六個無線電台滴答作聲，把電力的火花，從首都傳到首都，傳入億萬個粗樸的家庭裏；和平是從空氣中走出來的，一霎那遍佈全球。東京灣內軍艦米蘇里號上的大典，是一個洩氣的頂點，是一個爲了尚未到來的和平以及尚未結束的戰爭，表演原始儀節的陳腐典禮。

在暗黑而無生氣的層雲籠罩之下，世界上最大的艦隊躺在世界上最大的廢墟中間。米蘇里號的一邊是美國兵艦『依奧華』號，另一邊是美國兵艦『南達科他』號。一面破碎的旗子，上有三十一顆星，掛在米蘇里號的一個砲塔上——這是將近一百年以前，海軍司令潘萊帶到同一海灣內的美國國旗。在主桅之上，飄動着美國今日的戰旗。甲板上擠集着美國天才的使徒——技術專家們。這里面有重轟炸的專家，有戰術轟炸的專家，有兩棲登陸戰的專家，有空運部隊的專家。這些人是殺人業中的藝術家，他們的技藝已給四年的戰爭訓練得盡善盡美。這戰艦本身，從前桅樓上的雷達網起，到底下許多灰色的厚甲許多仔細組合起來的秘密和神秘的合金止，都是美國一切技術的登峯造極的傑作。這是一幕美國的戲。有一個蘇聯人，帽上圍着紅帶子，還有一個塔斯社的新聞電影攝影員，努力在主要角色

之間匍匐來往，攝取他的鏡頭；有一個加拿大將軍演糊塗了，簽字簽錯了地方；有一個衣服裁剪得很考究的中國將軍，他是在重慶消磨戰時的歲月的，他在重慶的一張大陸地圖上，調遣過疲倦的師旅。這些人也是技術專家，但由於穿美國卡嘰和白制服的人密密層層，他們被沉沒在人羣里了。太平洋上的勝利是一個嚴重的技術勝利，而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技術專家，威勢壓倒了其他各國。

日本人表顯了一點人情味。六個日本人，在鼓樂聲中走上米蘇里的舷側，但是爲了造作歷史以及便於人們記憶，只有兩個人出頭——梅津將軍和政治家重光葵。梅津穿着檢閱時的戎裝，所有的緞帶閃閃發光，他的眼睛黯然失色，但你可以看到他臉上的疤痕一會兒鼓起來，一會兒癱下去，顯得感情激動。重光葵頭戴絲質高帽，身穿正式晨裝，彷彿在參加婚禮或葬禮。他有一只木脚，他在甲板上跛行着；當他開始攀登上那簽訂和平的高甲板時，他緊握住繩子，以無限的痛苦和不安奮力向上。每一個人都以殘忍的滿足，注視着重光葵竭力走上扶梯；美國人誰都沒有伸出手來援助這殘廢的老人。

人們把重光葵和梅津領到前面，而在麥克阿瑟將軍很漂亮地說了幾個仔細選擇過的字眼以後，他們就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一個文件，這文件宣告了日本帝國的結束。於是，重光葵和梅津就都成爲技術人員了；如果誰要問他們爲什麼失敗，問他們爲什麼被迫簽字承認他們的世界的幻滅，他們就會提出一二十個十分有力的理由，而且列舉船隻，五金，槍砲，師團，盟友的數字，以及不合時機的決定等等來加以證明。他們所有的理由，專家們聽起來也許是入耳的。重光葵和梅津大約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他們會失敗，因爲他們所盤算的是那樣可怕地惡毒，而這惡果本身招來了失敗。他們簽了字之後，其

他各國陸海軍大將們一一在文件上簽名，而和平，假如那是和平的話，就此到來了。

這個勝利是美國的勝利。勝利之得來，是由於絕對優勢的五金和槍砲的重量，以及高超的技術，把日本完全擊破。可是，不論在米蘇里號上勝利之時也好，在勝利之前的挫敗中也好，在勝利以後日見起色的日子也好，並沒有任何徵象能夠說美國了解它在太平洋上作戰的意義。我們會因東方黑暗的威脅而退出東方；我們曾經認識這威脅是惡毒到難以形容，而且我們已經造好了一架滾路機，把這威脅軌得無影無踪。但是我們從沒有明白這威脅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

美國的戰爭，已經盲目地切斷了人類史上最大的革命——亞洲革命——的行程。我們暫時在許多漲痛的頭中之一個頭上扎了一針，放了大量的血，解除了一點漲痛。可是基本的痛苦和內部的緊張依然存在，而且正在發展成爲新的危機。和平並沒有隨着勝利來到。在整個亞洲，人們繼續自相砍殺；他們今天繼續這樣做，而且將在今後很長時期內繼續這樣做。

亞洲有十萬萬人以上，疲倦於現有的世界；他們生活在太可怕的桎梏之中，他們除了鏹鏹之外，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損失。他們被鉗制在這樣的無知和窮困之中，如果把他們的日常生活描寫下來，美國的讀者不會相信這是真的。在印度，人的平均最高壽命是二十七歲。中國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歲就死。亞洲每個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驚人的必然遭遇——飢餓，屈辱，和暴力。不論戰時或平時，荒年或豐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橫陳着人的屍體是太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廠門口收拾重工的屍首成爲例行公事。亞洲的鄉民被官吏和憲警敲打，鞭撻，虐待，侮辱，那是政府權威的

實質的一部份。這些人生活得十分勞苦；他們是靠最原始的方法，用筋肉和氣力，爬掘瘠瘦的田土，來維持生計的。如果天氣和他們作對，那就誰也無法把他們從餓死的境地裏救出來。不到一千年以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的；當時歐洲以一連串的血腥的戰爭，起來反抗舊制度，使舊制度一代一代地昇化成為如今我們的所謂文明。亞洲人現在也經歷着同樣的過程。

史書往往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成功的革命上。當巨大的人民羣衆從貧困之中迸裂出來，以流血和暴力來改善自己生活的時候，當代史家通常以驚惶和詈罵來迎接這事實。只有時間，才能使這種起義受到尊敬。在起義失敗，而表面上的穩定重新被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把這種穩定當作良好而值得稱道的東西。然而，在這穩定的下面，繼續着貧困，緊張，壓迫和對於革命流產的恐懼，而且在內部孕育着悲慘性質的暴力。人民的被壓抑的熱情，受到虛假的口號和辭句的誘騙，他們很容易地被引導入狂妄的冒險之中，來反對整個世界的和平。日本過去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對日戰爭，是對抗一個失敗了的革命之後果的戰爭。一百年以前，西方對中國和日本的衝擊，發動了革命的輪軸。幾代以來，一般通常認為日本已順利地轉入現代世界，而中國並沒有；那是錯誤的看法。在潘萊艦隊開入東京灣之後的十五年內，日本的革命失敗了。這革命被日本中世紀的封建的，頭腦反動的領袖們攔在手裏，革命的動力，則被扭曲而納入一九四一年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帝國的結構之中。這樣的帝國，是除了侵略世界之外，無法解決自己內部問題的，是註定要侵略的。日本的領袖們利用農村的隱秘的悲慘以及工人的組織性，把災禍帶給每一個人。而一百年以來中國一直

具有的混亂狀態却證明了：中國人民反抗自己古老的痛苦的革命浪潮是任何集團都無力加以控制和歪曲的。

日本對我們的戰爭，是一個一開頭就已經失敗的戰爭。他們的領導者，是一些對於政治只有十分粗鄙的了解的軍事專家；打敗他們的人，是一些比較高明的軍事專家，也不懂政治，但擁有日本無法比擬的鋼鐵和科學的寶藏。然而，打敗了日本，我們卻並沒有締造和平。和在日本走入歧途的同一革命力量，仍在活動於亞洲別的地方。整個亞洲大陸上，人們依然在設法從他們過去的飢餓和痛苦之中把自己解放出來。

在整個亞洲大陸上，中國的求變之力，要比其他各國動作得更危險而具有爆炸性。亞洲的和平以及我們自己將來的安全，要看我們是否了解這些求變之力有多大，誰造成的，以及誰抑制了它。除了史迪威將軍之外，盟國將領們似乎誰都不明白這是東方戰爭的基本問題。史迪威沒有理論——可是他懂得，我們在這次大戰中作戰，同時也就是在規劃和平。他懂得，勝利與和平都有賴於把人民的力量如何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他的道理，全是實地經驗，在戰場上親身體味了中國的生活而得來的；美國政府並不支持他的意見，他被解除了指揮權；但是他的去職是一個標誌，這標誌要比他在戰場上打的一切勝仗都來得光榮。

這本書是中國戰爭的一部份的歷史；只有中國人能爲自己的人民寫作真正的歷史。中國戰爭的故事，是蔣介石的悲劇的故事，他對於這次戰爭的誤解之深，和日本或盟國技術專家對勝利的誤解一樣。

蔣是革命的產兒，但是他現在除了把革命當作必須加以粉碎的可怕的東西而外，他不能了解什麼是革命。他曾經擁有一切讚許和光采——強大的盟國的支持，正義的象徵，以及抗戰初期全國人民全心的熱誠的擁護。他所領導的人民，本能地覺得這次抗日戰爭是一個對抗久遠的痛苦之源的整個腐敗制度的戰爭。當蔣氏設法一面對日本打，一面保持舊制度的時候，他就不僅沒有能够打敗日本，而且無力維持自己的權威了。共產黨人，他從來的死對頭，却從一支八萬五千人的部隊生長成為百萬大軍，從一百五十萬農民的治理者變成九千萬人的主人。中共並沒有施用魔術；他們明白人民所需要的變化，他們發動了這些變化。兩黨都說謊，欺詐，而且破壞協議；但共產黨有人民在一起，而且因為和人民一起，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正義。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間，縱然美國的技術力量移來支持蔣介石了，美國成了他的後盾，也並不能使蔣氏重新獲得他在光輝的抗戰初年所曾經擁有過的權力。

附 錄

苦難的中國和鬥爭的中國

(A. Paley 依列派)

許多年來，全世界進步人士的目光都射向着中國。蘇聯人民也懷着深切的同情注視中國人民堅苦進行的偉大解放鬥爭。

美國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在他們兩人合著的「中國暴風雨」一書中，曾對中國最近十年來的大事作了一番扼要的敘述，他們特別注意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和內戰。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是根據個人的直接印象和觀察而寫成的。作者的同情顯然是為自由而奮鬥的中國人民那邊。雖然他們還不能透澈地認識過去事件的意義，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消長，分析事件的經過，以及清楚認識鬥爭的前途，但他們是有良心的觀察者，因此公正地指出，國民黨是一個強盜集團，專事屠殺本國人民，把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而成了豪門。白修德和賈安娜懷着崇高的敬意一再提及中國